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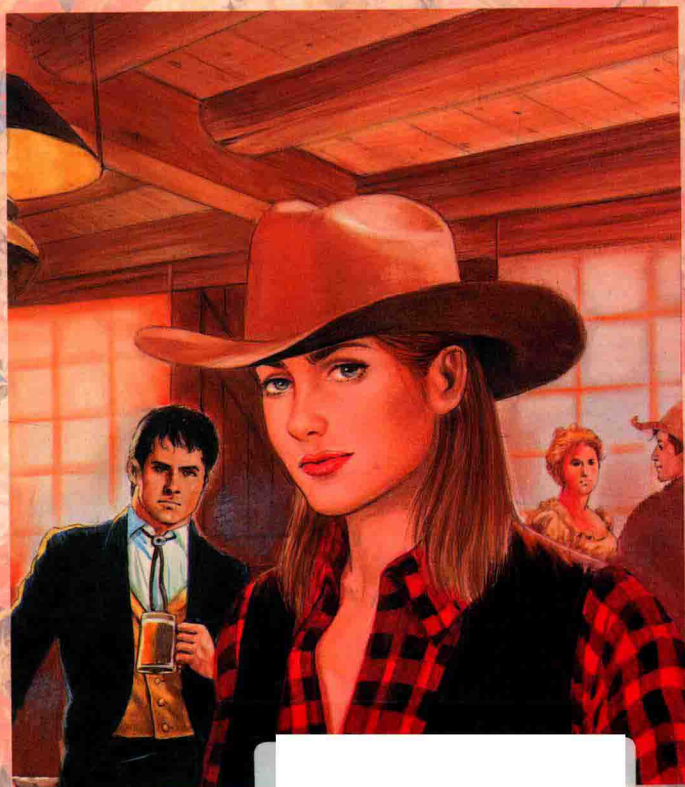
賞金獵女

瑪姬・奧斯本◎原著

謝安媿◎譯



浪漫經典436



The S
Samantia
by Maggie Osborne

林白出版





賞金獵女

The Seduction of Samantha Kincade

原著者 Maggie Osborne

瑪姬・奧斯本

譯者 謝安妮



浪漫經典之 436

賞金獵女

The Seduction of Samantha kincad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 · 2 月

原 著：Maggie Osborne

譯 者：謝安媿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 創辦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

傳真：(02)

劃撥帳號

發行字號

排版者：

地址：臺中

定價：

初版：八十六年二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301-9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.

賞金獵女

The Seduction of Samantha Kincade

原著者 Maggie Osborne

譯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原著書名／

The Seduction of Samantha Kincade

by Maggie Osborne

國際中文版授權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95. by Maggie Osborne

**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arranged with**

Jane Rotrosen Agency,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**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7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**



浪漫經典之 436

賞金獵女

The Seduction of Samantha kincad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 · 2 月

原 著：Maggie Osborne

譯 者：謝安媿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 創辦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7568-1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登字第883號

排版者：普展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 200 元

初版：八十六年二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301-9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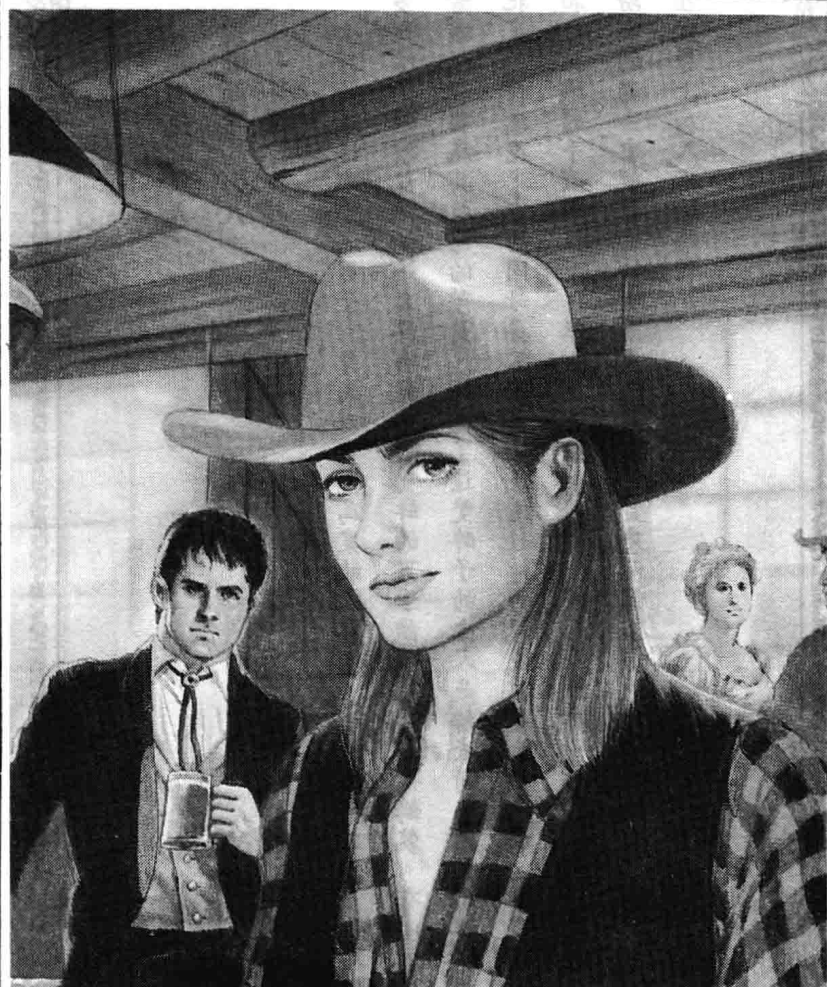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 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 02-7438636

矢志復仇的女人
爲愛而賭的男人

金莎曼在追蹤一名男子。身爲以賞金爲業的獵賞者，這是她的工作。但在科羅拉多州喧鬧的沙龍中，一名具有琥珀般雙眸的男子識破她的男性偽裝。有些害怕，或者該說有些爲其所迷的莎曼，知道了這雙眸子的主人是韓查斯，她矢志搜尋的殺人犯——柯漢尼——的同母異父兄弟。任何姓柯的親戚都是她的仇敵。望著韓查斯，扣住扳機的手直想扳下，但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將兩人拉在一起——那是能讓兩人自紛亂的過去中解放、擁有未來的真愛。首先兩個孤寂的人必須彼此信任——而且敢在荒原上加入不馴的心。



一如以往，金莎曼正在尋找一名男子。史錫克不是她十二年來朝思暮想的那個人，也不是她五年來苦苦追尋的那個人，但確實是她目前千里追蹤的目標。

根據最新的消息，姓史的可能在道格城——不是什麼好地方，莎曼想著，領著馬匹轉彎沿大街而下。道格城位於堪薩斯和科羅拉多的邊界，不過是偌大平原的一隅、擁擠的傢伙們歇腳喝酒之處。

莎曼的目的地——沙龍，是除了街底那幢斑駁的兩層旅舍外唯一的兩層建築，其他沿大街興建的建築，全垮向斜陽，根本無法抵禦平原上無情的風。

莎曼將「阿藍」綁在沙龍前已然擁擠的畜欄前，將身上的印地安斗篷往後一甩

，檢查一下槍帶，朝雙手吐口口水，將凌亂的短髮往後扒齊，看看東昇的明月後，學著男子的步伐晃進沙龍。

混合著烈酒、臭汗以及菸草的噁心味道一湧而上。樓梯邊的鋼琴手彈著無人辨識得出的曲調，嘴上的雪茄灰掉落在發黃的鍵盤上。一群人板著臉靜靜圍在牌桌邊。偶爾撲克牌桌的賭客會抬頭瞄向上下樓梯打扮得妖豔的鶯鶯燕燕。沙龍到哪裏都是一個樣。

莎曼擠過吧枱前的人群，兩名妓女打量他一眼，便決定他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子，沒有興趣。

她緩緩掃視吵雜的內部。自認為看到史錫克後，便朝撲克牌桌前進，然後斜靠在牆上，啜飲手中的啤酒。淡然無味，有如貓尿，但想要融入氣氛，只得喝下。

再次審視，發現沒有人注意她後，她又朝撲克牌桌更接近些。暗中拿海報上的臉，和在場的衆位玩牌者相比對。

那個她猜測應該是史錫克的傢伙，不久便自找麻煩。

他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伸手到桌子中間去拿一疊疊的錢。但笑容卻在其中一名玩

牌者丟下手中的牌大叫後驀然僵住。

「這副牌見鬼的到底有幾張A？」口水飛濺過桌面。「我有一張，那個牛仔有一張，而你，居然有三張！你最好解釋一下，免得我一腳踹你上西天。」

「你是在指控我史錫克作弊嗎？」姓史的兩眼眯成一條縫。

哈，自己招出來。再加上腦滿腸肥的醜模樣、一臉鬍腮，應該就是莎曼追查的人。莎曼在同桌的人跳起來大吼、語出威脅時，走向吧台，遠離騷動。

酒保和另一名大塊頭衝過來，將史錫克和其他人扭向外面。「到外面去解決！」酒保大叫。然後將門關上，大塊頭站在門邊，以確定混亂在外面搞定。

莎曼以手肘擱在吧枱上，聽著外面的叫囂聲。如果史錫克能逃過那群憤怒牌客的魔掌，一定會回沙龍來重拾自尊，但會在日出前離開酒吧。姓史的是個通緝犯，莎曼的工作是猜測他會逃往哪個方向。

擅長此工作的她，早已料到他會去哪裏，如果那群牌客逮不到他，她會。驀地，一陣腳步聲朝她而來。莎曼轉頭，怒視彷彿想推開她的紅臉男子。

「這地方是我的，我不會走。」她冷冷地道，挺起身子，將斗篷往後撈，一手

自在地握向槍柄。

「哦，天啊！」男子嫌惡地瞪她一眼，啐向最近的痰盂。「沒有比你這種乳臭未乾、又急著成名的小鬼更令人痛恨。」

莎曼不予理會，看向門口，正好史錫克搖搖晃晃地走進來，拍掉帽上的灰塵，表情難看得似乎連死人都會看不順眼而踢他一腳。他的嘴邊一道傷口，正汨汨流著血，滴至鬚髭，前額也有一道很深的口子。他走向吧枱另一方，大叫啤酒和帳單。沒有其他牌客的影子。

現在是走出去守株待兔的好時機，還可以在他出現前睡上幾小時。

灌下最後幾口貓尿，她將杯子丟在一名經過吧女的托盤中，最後掃視酒店一眼，以免錯過任何細節。結果有兩張臉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

第一張是葛凱迪，十九歲的小太保，小有名氣，一路從拉拿米打家劫舍過來。但目前還未傷過人命，所以賞金不如已謀害五條人命的史錫克豐厚——應該說是六條，還要加上被他以槍托攻擊後，心臟病發作猝死在她懷中的牧師。她會很開心地看著他被吊死的。

但第二張臉完全入侵她的心靈，使她一時之間完全忘掉葛凱迪和史錫克，甚至覺得頭暈目眩、內心翻騰。他和莎曼一樣，似乎和沙龍的一切保持著距離，但兩人四目一交接，長久以來對那個擁有琥珀眸子的男人堆積的恨一時浮上心頭。是這股恨驅使她從小女孩成長至今。不過，怒火中燒的她，也還未失去理智，馬上意會這名男子並非柯漢尼，只是令她聯想起他，實際上，兩人的外表並非如她一開始以為的相像。姓柯的矮矮胖胖、圓滾滾，這男子則瘦削頎長，舉止可謂優雅。姓柯的線條粗野，這男子的輪廓則是帶有貴族氣息，雙唇更加豐厚、俊美，而且右額並沒有醜陋的傷疤。

但兩人的眸子簡直如出一轍，她永遠也忘不了那對出奇懾人的琥珀色眸子。

莎曼深吸一口氣，盲目地擠出人群。她已十二年沒見過姓柯的，雖然沒有間斷地追尋他的下落。現在他該是三十好幾，比坐在門邊桌旁這名男子年紀大。

「別擋我的路！」她對一名牛仔吼道，擠向室外的暗夜，極力克制自己不准用跑的。

那名男子的拇指將高頂寬邊帽頂得更高，挑眉看著她前進。

莎曼愈接近，愈注意到他紮袴子弟般的外套及懸掛在背心的錶鍊，也愈是緊張。都是那雙盯著她的眸子害的，那種狩獵般的犀利早已印在她的腦海。

怒火與寒霜同時在體內翻攪著，她推開沙龍的門，踏出室外，深呼吸，讓沁涼的夜風深深灌入肺中。這才發現手上不知何時已緊握著左輪手槍。真想衝進去幹掉門邊那名男子。

「殺千刀的！」她緊握著槍，手指泛白。終於咬牙咕噥一聲，將槍順著披風，抵著肋骨的傷疤。

「他不是姓柯的！」她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，強迫自己一步一步跨出去，遠離自沙龍室內瀉出來的燈光。找到「阿藍」後，她埋首於馬頸，低聲咒罵。

最近她一直自以為終於撞見姓柯的。每次追到他的蛛絲馬跡，最後還是被他逃掉，使她愈來愈不耐與挫折。甚至絕望地想像他可能躲在她經過的每個城市的一隅，真是該死的奇蹟，她沒開槍殺了那個像他的倒楣鬼。

更令她寒心的是姓柯的依舊逍遙法外，幹些殺人放火的勾當，他所經之處，必有人流血。而他本人卻有如水銀，自所有想追捕他的人手中溜走，包括莎曼。

「總有一天。」她咬牙低語。總有一天，她一定要親手逮到他，而且不是生擒活捉。

她飛身上馬，騎過昏暗無人的大街，往東朝她進城前已偵測好的廢棄壕溝。姓史的是由拉拿米過來的。她料想他不曾笨得回去丹佛，那麼道奇市應該是他下一站可能的目的地。

她在離城兩英里處尋到壕溝，領「阿藍」下壕溝。綁好馬後，她卸下馬鞍為枕，甩開睡袋，卻發現自己毫無睡意。

只是一直回想起那名酷似柯漢尼的男子，以及姓柯的對她摯愛的母親下的毒手。最後即使她終於沈入夢鄉，也是夢囈不斷。

道格城實在小得連真正玩上一輪比賽都不夠看。如果韓查斯原意是來道格城淘金，一定可以清光所有賭客口袋裏的錢。城裡實在沒有對手。

但當地人還是不斷上來挑戰。那些聽說過他名聲的人——確實有一些——想有機會向別人誇口贏過查斯，可總是事與願違。爲了贏錢後還得處理接踵而來無可避

免會有的詐賭控告，他乾脆回拒所有的挑戰，只以令人屈辱的低薪——八小時五元——接受沙龍主人僱用爲發牌員。因爲他必須待在當地人和陌生客聚集的沙龍內，以便搜集所需的線索。

午夜凌晨，沙龍幾近無人。兩名牛仔如屍體般橫躺在鋸屑地板上。鋼琴師已走，感謝上帝，所有的女孩，除了梅蒂外，全都在樓上和客人交易。酒保則在千瘡百孔的紅木櫃檯後打著盹兒。

查斯獨自坐在其中一張牌桌上，以切出A牌自娛。這些是新型的雙頭牌，如此一來，便無需再把牌轉過來看。不過，依查斯看，新的圓形邊可不能算是改善。

「真不知你是如何辦到的。」安梅蒂道，滑入他對面的座位，一臉欽佩。她撥去額上的頭髮後道：「你居然還有如雛菊般精神飽滿。」

「真不敢相信會有人把我比作雛菊。」他回道，切著手中的牌。「好，如果你能抽出一張大牌，我就請妳喝酒。」

她疲倦的雙眸立即又驚又喜。「嗯，現在來杯酒最受歡迎。」他洗完牌後，她抽牌，帶著勝利的笑容抽出一張Q。